

盛海琳,一个人的“战斗”——

60岁生下双胞胎女儿,74岁“托孤”失败

人到晚年,盛海琳遭遇许多变故。

2009年,盛海琳的大女儿意外去世。人到59岁,失独的她拼了命做“试管婴儿”,生下一对双胞胎姊妹。后来她一度到处讲课,想赚更多钱供养年幼的孩子。

这光景又像泡沫一样破灭——2022年底,她的丈夫走了。她重新算一算账,两人将近3万元的退休金收入缩到1万元以内。她的“老本”寄存在干妹妹陈晓云那里,对方是有两个孩子的“北京妈妈”,这些年两人走得很近。盛海琳想问她要回钱,对方却不给,她无奈去向警方报案。

深感被人欺骗,盛海琳没办法爽快地走出这痛苦的圆圈:通常是晚上10点,她吃过安眠药,躺在床上,凌晨1点入睡,两点惊醒,辗转反侧,4点再朦朧睡去。

如今她没有一个可依靠的肩膀,但对于“孤独”的评价,却丝毫不认同,“我是勇者”,她纠正说。她相信,只要没进坟墓,就只能逐次解决迎面而来的问题。

“年轻人的世界”

盛海琳要去治牙,打了两辆出租车去医院。她的身边没有兄弟姐妹,也没有侄子、侄女,他们全有自己的生活。陪她去的是两个13岁的女儿、一个朋友,她直播带货团队里负责短视频拍摄的女孩。

她是一个惯于讲究生活的人,有什么新技术出来,都想尝试一下,这些年,陆续种了4颗牙。她还牙龈出血,自己解释,一个是生完两个小女儿后骨质疏松,一个是爱啃瓜子,嗑大了牙缝。

那是五六年前的事,盛海琳因为高龄产子,出了名,合肥到处挂着她露齿而笑的照片。她给牙科医院拍这一套广告,种牙的费用就给打了折。

盛海琳爱漂亮,觉得人越老越该打扮,她看见,在她最近的直播里,很多同情的留言之间,有人说:“这漂亮的爸爸都不在了,你搞这么漂亮,给谁看呢?”

直播带货的时候,提起再婚,还有人留言说,“没人会要你的,你太厉害”。

在她的回忆里,生两个小女儿的时候,很少有人支持她,别人说:“你和孩子相差60岁,老两口死掉怎么办?”

盛海琳从前是朋辈之间活得好的,在部队大院里,父亲军衔高,她找的丈夫也是部队里的人,几十年来钱都给她。失独再生后她搞直播带货,认识了一些“失独”家庭。他们到她家来聚,会说起孩子走了,有的亲戚想把成年的子女“过继”给他们,觊觎他们的钱。

当初,盛海琳坚持要再次怀孕,大着肚子在医院里,等着剖腹产,她托朋友给自己买一样东西,朋友没有给她找零。她不好意思开口要,又变得更加伤感,想着“现在已经是没钱成不了事了”。

据她说,后来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丈夫、两个孩子,“请过80多个保姆”,多数她也不喜欢,放心不下。她称,有保姆趁她出门搞医学讲座,把男朋友带回她的家,又偷走她储存的火腿。

在她眼里,其他老人有饱满的生活,她托朋友,有儿子、有孙子、有几套房,有的离婚或

者丧偶,也落寞了一段时间,又找到了新的老伴。他们与她“不在一个频道上”。而年轻人们在她周围来来去去,他们的世界,她也走不进去。

45年婚姻

丈夫死去之后,盛海琳才感受到他对她的爱。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,是军事学院的教授,工资比她高。盛海琳花钱买东西、打扮,他从来不管;她接济娘家的亲戚,他没有怨言。

但在她看来,他虽不吭声,却需要她关注很多琐碎琐碎的东西,要唠叨他,管着他,让他别吃剩菜,少喝酒——上了年纪之后,丈夫冒出了心肌梗死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脑中风、肝脾肿大等问题,加剧家庭矛盾。说他太多次,他调侃地说:“我找一个医生老婆是干什么呢?”她气极了,说反话:“你可考虑到我的感受了。”

现在,他长眠在早逝的大女儿莹莹身边,彻底陷入了沉默。



盛海琳带着两个女儿去墓地

他从前和她分房睡,两个人的卧室对着门,盛海琳觉得他“像邻居”。他一辈子,吃喝随便,喝酒很多,与她没有什么共同语言;他在外的形象温文尔雅,对同事、学生都很和善,但在她眼里,有些过于和善了。盛海琳总是抓到他给莹莹写作业,自己做好了,给她抄。后来莹莹的学业表现不够好,她认为跟丈夫的教育有关。

上世纪70年代,她去离退休干部居住的干休所找朋友玩——干休所“鸟语花香”,离休的老红军闲不住,养鸡养鸭,开鱼塘,干休所的战士把一大片空地都开了荒,种油菜,家家户户能分到油;她的朋友非要拉她去自己表叔家里,那位长辈很喜欢她,第二年春节,安排她和自己干休所的大儿子见面。

当时在部队里,追求与恋爱都是公开的,盛海琳工作医院的领导找她谈话,做她工作。她年纪不小,也不想找比自己更年轻的人,两个人就结婚了。

认识这对夫妻的人,都觉得男方性格偏软:“所有人都说我欺负他。”

两人无话可说,丈夫却又非常“黏糊”,老大年纪,会突然过来摸摸她的头,盛海琳说:“干什么?”落下一身的鸡皮疙瘩;她刚退休时,喜欢晚上跳舞,丈夫吃醋,开玩笑说,要搞一个枣木棍子打断她的腿。

女儿莹莹长大了,是一个学业一般、个性软弱的女孩。盛海琳担忧女儿嫁到一个干部家庭,被公公婆婆拿捏住,所以,支持

她和一个家境普通、在她眼里有点寒微的人在一起。临到结婚,闹得一地鸡毛。盛海琳花大钱给女儿在合肥买房、装修,男方父母感到抹不开面子,埋怨她把掏钱买房的事情说开,又说,生小孩子要交给他们带。盛海琳想,反正小夫妻两个住在合肥,他爹娘要来带孩子,也要过来合肥带,能出什么差错?

结婚以后,女儿去男方老家小住,没想到这对新人意外死于煤气中毒。

她想再生个孩子。为此,她忍受了身体上极大的苦楚,在将近60岁时靠“试管婴儿”诞下两个女儿。

“北京妈妈”

12年后,两个女儿刚上初中,盛海琳在医院急诊室签了丈夫的“病危通知书”,这是2022年12月4日,一个周日。

她说,虽然丈夫当初不支持再次生育,真有了两个孩子,他

时候她搭一把手,甚至自己贴上路费,还买了东西在后头跟着,你说我能不感动?”

盛海琳所说的推销保健品指的是由保健品公司赞助,到各地做一些医学讲座。她自称只收取讲课费用。

不过,她也提到,有社交平台直播间里认识的粉丝找她咨询,她会推荐医生、医院,也会介绍些购买保健品的渠道,有的一套价格上万元。据查询,她提及的一种保健品由美国生产,自称是“直销企业”的这家厂家介绍,上述保健品属于膳食补充剂。

大女儿还在世的时候,盛海琳也参与一些这样的活动,她乐意做,感到可以丰富晚年生活。等到两个小女儿出生,请保姆的经济压力骤然加大,她开始不停地接这样的工作,总是飞来飞去。

说起带两个孩子有多么难,“还没有出月子的時候,”盛海琳说,“闹得我精神恍惚了。”她觉得自己得了产后抑郁症,有想把孩子扔了的念头。盛海琳没学会

这里获得不了允诺的服务,2022年上半年,他们陆续找盛海琳理论,翻出医生的姓名,才发现是治风湿病的;三方争执之下,陈晓云陆续退了以各种名目收取的五个客户的资金。

今年5月,在朋友的劝说下,盛海琳选择了报警。7月,合肥市公安局给盛海琳短信回复称,公安部门已对陈晓云进行刑事立案侦查。记者想了解案件进展,但截至发稿前,办案警官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。

陈晓云的短视频账号一度与盛海琳密切互动,现在,她把自己露脸的视频都删光了,只留下盛海琳与双胞胎女儿的影像。盛海琳想来想去,也发现,交往6年,一张陈晓云的照片也没有。

盛海琳刚认识陈晓云的时候,她的双胞胎女儿才七八岁。盛海琳解释,如此信任陈晓云,原因之一是急于“托孤”。

同一种语言

结束了两个小时的带货直播,盛海琳需要睡一下。

她在直播中说,自己现在“老脸也丢光了,老公也没了,老米(指钱)也没有了”。

现在,她觉得客厅静得可怕,她想说话也没有了回音。她平日在直播间里,对着雪亮的反光镜,叫卖抽纸、不到10元一包的预制菜。从前她和丈夫两人的退休金,一大半被她“剁手”没了,她也不觉得自己的大手大脚是个错;现在她窘迫了,直播间里展示过的预制菜要留着,助播小姑娘给她端回家。

她现在的“合伙人”余升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我。他不到30岁,几年前他给盛海琳当直播运营,轻易地被陈晓云打发走了,这几个月又回来干。

他说,盛海琳是一个很孤独的人,她手里一度有一笔数额可观的钱,于是,很多人迎上来,有人让她做外贸、做期货。

今年5月,盛海琳给他打电话,说感到自己被陈晓云骗了。他去见她,她手腕上还扎着输液用的塑料带,盛海琳一直哭。

余升听了情况,想了想,问她:“陈晓云给这些在后台聚集起来想生育的人介绍医院,你挣过差价吗?”盛海琳坚称,从来没有。

余升说,他相信盛海琳。盛老师是个好人,对两个女儿也很关照、很用心。

即便是盛海琳在网上自曝遭遇了“陈骗子”,她家里的客人还是络绎不绝。除了高龄丧子的,盛海琳也接待一些大龄未婚的。

频繁地见网友,盛海琳还会卷入一些新的难辨真假的故事里。一些高龄未婚的,带自己的男朋友上门,两人又不像正经关系,盛海琳不明白;现在陈晓云不见了,她会让她家里的保姆陪他们上医院找她自己看过的医生、给他们寄药……

盛海琳说,再不想找哪个人“托孤”,只希望自己好好活着。但她又说,有一些高龄丧子、又生育的,他们是一个想被看见的群体,使用同一种痛苦的语言。他们是一家人。(文中陈晓云为化名)